

函史下編

十七



下十九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七	七	七	七	七
六	六	六	六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九	九	九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二	二
六	六	六	六	六
函	函	函	函	函
九	九	九	九	九
六	六	六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16
冊數	59	(56)
函號	286	63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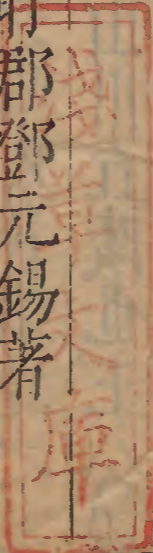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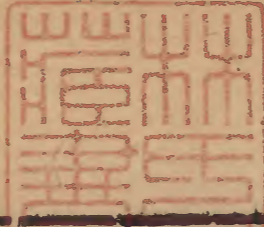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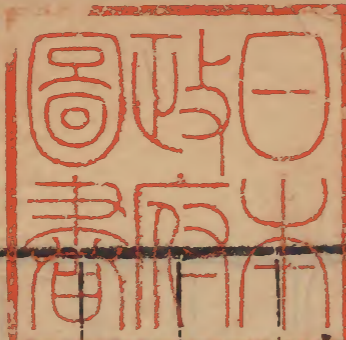


國史下編卷之十九

邊防書

盱郡鄧元錫著

書禹貢辨五服之等。甸為王畿。侯比土中。綏列外蕃。而要荒為戎狄。於內外辨深。其綏服二等。曰三百里。綏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蓋其慎哉。周人九服之制。因之。而要荒曰夷。曰蠻。曰鎮。曰藩。故書戒通道。詩謹薄伐。而春秋謹嚴於夷。夏防乎防焉。而夷蠻鎮藩固邊所自設也。昔周之盛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有





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旨哉言乎。乃周官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終不廢險固之爲用。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士庶于及衆庶之守。設其飭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國有故則移甲移役。移財用。通守政。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夜三警。以號戒。司險掌周知九州山林川澤之險。設溝涂。樹林木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則險用之大亦焉可得廢哉。戰國下衰。冠帶之國爭鶩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邊。皆各築長城以拒胡。趙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于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之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邊山巖壑豁谷。可創造者。剗造。可繕治者。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餘萬里。又使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蓋侯衛廢而邊防益重。天子自爲守。始於此。漢都關中。擁殺田之固。資建



旣之執以御天下自然高皇帝以勁兵十萬困白登建  
燕代國以御胡制邊而不能以一日安已乃議和親  
文皇帝德澤被四海而匈奴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遂至于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  
當是時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者直上谷接穢貂朝  
鮮右方王將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羗其  
單于庭直代雲中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  
爲邊而隴西屯備羗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東甌  
南越各爲邊列郡屯屬郡太守國屬王相國急則中  
郎將將軍止留屯高祖時陳豨以趙代相監趙代邊  
兵傅寬張蒼皆以代相國將屯武

帝時李廣程不識皆以邊郡太守文帝時遣三將軍  
屯飛狐北地句注宣帝時趙充國以中郎將屯上谷  
是也事已則罷而邊郡增置長史異內地都尉將兵者  
賜武庫兵異他郡都尉司馬不治民異他郡司馬又  
別置障塞尉司巡徼望而屯田殖穀置農都尉主之  
除邊吏五府舉人以充邊有事下廷臣集議上不日  
輒畫一報進止下以急邊太司農調軍與費浩穰不  
給則出少府錢或令民入粟以佐邊郡太守歲將萬  
騎出行邊兵庫置令官分布爲防守有亡失遣廷尉  
史按驗邊亭障圯不治者誅之民徙邊屯田予犁牛  
有能止胡人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制天下中下人戍



邊三日。雖丞相子。壹不得輕復。勢不能人人行。行者不可往。更返令行者。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爲更費。而北邊騎士。輶車不筭。邊民被虜入塞。掠飢寒相失。則天下共更之。河西六郡民習戰備。上氣力。名六郡良家子。補羽林期門。以示優。蓋豫邊如此。而孝文時。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

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尹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



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山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褐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遠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通史下編  
卷之十九  
五



材曾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雄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

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而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上賜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  
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  
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適及贅壻賈人後  
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  
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  
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  
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  
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  
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  
天下明知禍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  
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  
飛鳥走獸於廣壅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  
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  
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  
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室家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城上雷石布渠答。鐵蒺藜也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竹茂相連遮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羣，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贖，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

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天子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卹所徙之老弱，善遇



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



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帝從其計而後世備邊之畧盡於此漢武憑屢世之憤籍文景之資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諸邊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眾降漢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主父偃行邊為上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是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新秦中曰朔方郡以為邊即鹽洪有銀夏石靈會及南威之地今河套是也自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無慮減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而北自朔方以西至今

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稍蠶食其地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西置酒泉武威分置敦煌張掖郡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為塞邊益廣斥當是時匈奴創甚又以其間興兵事兩粵通西南夷置列郡以填邊雖中國耗甚殊憊安固其乘席富彊將武師力可以戰而後足以守也故邊益綿邈烽火堠望益精明而虜寇益衰其後有司請復田輪臺捷枝渠犁地以備胡天子下詔陳往悔甚痛而天下用靖則知守國上務固不大於邊也宣元時匈



奴五單于爭立而國亂呼韓邪再來朝求和親且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或以爲可許郎中侯應上議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此其苑囿也至孝武之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幕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

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且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不可三也自中國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人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



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寬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令一縱之。闌出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乃詔宣諭單于。邊不可罷。非獨備外。亦防內姦。慰薦其意焉。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以東。增緣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羗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將軍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其土田



肥美灌溉流通而棄之則羗在湟中長害不休不可爲也於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郭起塢設候開通水田勸耕收郡中樂業武都氏羗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和帝時大將軍隲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各往往以爲涼州可棄也譬之衣破敗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用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於太尉修曰不可昔先帝開甘涼拓土勞費劇而從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卽以三輔爲塞以二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

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於天下今羗胡所以不敢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以爲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怒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自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網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修上其言於是詔辟西川豪傑爲三府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安帝時金城隴



西漢陽諸降羗反。數大征不克。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郡縣以避羗。詔時爲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利。水草豐美。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引水爲春。用河爲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允以爲雍州也。比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徙之。夫棄沃壤之饒。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愼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埃。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焉。方建武初。罷都試。罷郡國材官。而天下無兵。又罷沿邊屯兵。後羗胡有變。置度遼將軍。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營屯朔方。敦煌。五原。邊聽妻子自隨。占邊縣著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聽。逃亡者罪贖。各有科。徙者賜弓弩衣糧。後南蠻變。則置上林兵。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入寇。置漁陽營。後盜起邊海。各稍增屯防。



兵而扶風漢陽魏郡常山各置屯列塢然皆自京師  
遣連年暴露而禁旅益虛其後三國分裂其爭地乃  
在荆襄以荆襄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向宛洛以是  
爲用武之國也而南北相距畫江以守要在保淮則  
合肥濡湏爲巨鎮東晉偏安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  
爲天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宿兵列鎮以爲防迨殷  
浩北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  
請令廣陵許昌譙城彭城諸軍退保淮爲不可勝之  
基及浩喪師則與之書以爲軍敗於外糧竭於內保  
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保江是知守國無定形亦無

定勢而審時量力度所及爲險固蓋其恒也其在北  
圻分壤裂設鎮戍而國自爲邊元魏全有中原患在  
北狄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悍暴同於禽獸所長  
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  
所用之夫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竝至奔  
則以畜牧具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此其所長而  
六鎮勢分衆寡不敵虜來攻圍迫而難制亦其勢也  
請依秦漢故事竝六鎮築長城以防遏之其要害之  
地則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爲兵屯狄來有城守有捍  
禦攻城不克野掠無獲將草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



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日之功。可城三步。三百人  
三里。三萬人三百里。而千里之內。疆弱相兼。計不過  
用十萬人。一月之力而就。不足爲難。暫勞永逸。計之  
得者也。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北部放牧。無  
鈔掠之患。二。登城覘敵。以逸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  
備。四。歲時得閒。運芻糧入充其中。軍不匱興。五也。秦  
可行。唐初突厥盛強。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  
長塹。塹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治戰艦於河。以備邊。  
置屯田于并太原。以實邊。置十二軍。時練蒐以防。  
會太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

越爲一家。外薄於四海。於是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  
耆于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騎駝施堅昆  
斬啜管海東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  
北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畧豐安定遠西城。治  
靈武安北都護府。制東域振武。治榆林。河東節度使。  
倚角朔方。統雲中大同。橫野定襄。鴈門樓煩。岢嵐。治  
太原。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統威武清夷。靜塞恒陽。  
北平高陽。唐興橫海。治幽州。平盧節度使。鎮室韋靺  
鞨。統平盧盧龍渝關。治柳城。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  
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綏和寧塞積石鎮西。



治西平。劔南節度使扼吐蕃。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  
川。蓬山。江源。昆明。寧遠。治蜀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  
若桂管。容管。邕管。各置經畧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  
福州。領之。東萊。經畧。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  
而綱維。藩翰之形成。蓋大曰軍。次日城。曰鎮。小曰守。  
捉。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皆隸於節鎮。武德初。突厥  
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省餽運。  
僕射寂等。頌以爲煩擾。抑之。靜論執不已。徵入朝。與  
公卿相詰難。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  
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貞觀初。朔州刺史

張儉。廣管田。歲致穀十萬斛。督代州。亦營田如之。歲  
則大熟。表請和糶。廣儲蓄。而邊饒。永隆初。吐蕃寇河  
源。將軍墨齒常之擊却之。念河源爲西戎要衝。欲加  
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十餘  
頃。歲收穀五百萬石。而邊安。中宗時。默啜西擊突駝。  
施戰未決。節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漢南地。於河北  
築城。絕虜南寇路。表留歲備兵以自助。報可。於是  
仁愿大興卒。入漠南。築城卒亡者二百人。斬以徇。土  
股慄用命。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直朔方。西  
城直靈武。東城直榆林。各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數



百里其北乃大磧平曠易瞭望。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埃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朔方愈益無寇。歲省費億計。而天寶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請列置州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宛秀軍於河曲。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竝列爲巨鎮。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於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爲唐邊極盛。其後天子志邊功。府衛法壞。士馬精悍者畢在邊。而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

郡王。貴寵震天下。聽於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安史破滅。舉河北諸州。昇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昇田承嗣爲天雄軍。恒定易趙深冀。昇李寶臣名成德軍。李懷仙自朝義首降。卽授以幽州。爲盧龍軍。此所謂河北三鎮者也。於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雖各列藩。實不異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宛秀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邊圍益虛。吐蕃得以其隙入爲暴。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諸鎮。入石堡。明年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帝務姑



息以紆患。詔宰相與吐蕃盟為好。而虜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吐蕃留不遣。又明年入太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入奉天。代宗為幸。陝虜入京師。連雲堡者。涇州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規虜所進退。湊堠易通。虜得之。而二州不宿麥。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秋及。是得唐俘。給資產厚之。質其孥。使之而盛夏入邠寧。已陷北廷都護府。絕安西道。破鹽州。則塞防無障。過而靈武單露。鄜坊益侵迫矣。憲宗時。方鎮倔彊。而京師及邊軍弱甚。相李絳欲為上規足兵食之。畫乃奏言。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請擇能吏開營田。以省費足食。於是命度支使盧坦理其事。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已為帝言。始京西北置神策軍。以備禦吐蕃。誠欲令與節度使犄角為相應也。今無事則鮮衣美食。坐耗國儲。寇至則取中尉處分。左右前却莫肯用命。此大弊也。請據所在地。分隸各鎮。一號令以振威。帝曰。善。宜亟行。絳又言。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實。將帥獨緣私。役使利其財。以結權倖。未有訓練。往受降兵籍四百。及天德交軍。纔五十人。閱器械。直一



弓。帝大驚曰。邊實虛壹至是耶。命按閱。始蜀自韋臯招來南詔。復雋州。傾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元穎代將。不閑軍而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文宗時。節度使李德裕至。大患之。於是作籌邊樓。按劍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劍西道山川與蕃相入者。圖之右。諸部落衆寡。饋饗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諸老將習邊者。與指畫商計。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知之。於是料舊獠。與州兵任戰者。豐其餉而廢其獐。羣。召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日夜蒐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復其繇。謂之雄邊子弟。築拔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間。作禦侮城。以控榮任。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復邛峽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蜀軍大實。而相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命修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而歸諸道兵勿留屯。以難之。蜀人洶洶。德裕上疏言。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防守。庶可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蠻所破困。所謂沒世不復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何異。今朝臣言罷兵者。蓋由禍不在已。委難於臣。臣望人責一狀入堂。



留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其咎帝得疏以謂然  
兵得無罷而德裕乃練士葺堡障而蜀安唐自中葉  
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助師時犯順往來入郊甸如  
織無留行天子幸蜀幸陝幸梁州奉天以避兵國如  
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百十年則都關中地阻固而  
江淮楚蜀爲內藏自給足也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  
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於唐之旣衰則知邊防  
設險國之藩蔽資以爲衛非以爲命於廟筭之盛衰  
失得詎盡是哉宋興太祖念汴爲四戰地無阻固不  
可都欲西都長安據山河之勝去冗兵循周漢以安

天下議中格天下畧定惟北漢燕未下置內藏曰封  
樁庫荆湖川廣諸所籍金帛若歲會國用之餘皆入  
焉謂侍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山前後諸州  
淪爲異域朕甚念之俟封樁滿三五百萬卽遣使往  
贖使還爲中國民不然當散諸儲積爲將士功賞冀  
必得之終不令吾赤子陷左衽也末年於延慶環厚  
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  
北敵普隰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  
檢使無慮易制而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  
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西北邊軍市租悉舉畀之令



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不在是又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置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委任專而防守固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它如李漢超郭進姚內斌之倫率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盡其死力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挫屈叩關吏通書幣之使於是勅沿邊諸州禁民毋得出塞侵盜敦信保境而中外懷安邊自劉守光僭竊與中國構兵契丹以其間據營今昌黎平今永平二州而地險始失後石晉割幽今順天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涿今涿州檀今密雲順今順義縣

新今保安今隆慶儒今永寧縣武今朔州雲今大應今應州寰今馬今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以昇虜藩籬撤焉周顯德中實始復瀛莫二州而韓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寧補壞防闕游諸口三十六以通瀛莫宋興葺鎮州西山堡障自王全斌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塞諸城寨自劉遇太宗平晉隳其城遷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為胡虜咽喉自潘美各因形制為邊而邊卒遣戍皆本司整比其伍致闕下召見便殿給裝錢代還入見燕犒亦如之歲時賞給外視它卒又加給



銀鞋緣邊艱爨汲者。又給薪水錢。或時服錢。凡出征計日給行糧。而塞下內屬羗團結。曰蕃兵。保塞者曰熟戶。餘曰生戶。命予官給俸有差。端拱中。北虜侵盜邊。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燬。而河朔列壁城守。具苦於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於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視緩急爲策應。仍命親王出臨魏博。控其衝。此因形制勝之道。而河北三鎮始於此。滄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關南。熟知北邊川源險塞之處。今誠於易河蒲口。導水東。

使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竝築堤。潴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關南諸泊。悉率闕。可播爲稻田。卽緣邊州軍臨塘水者。可獨留軍爲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實邊。惟順安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乞簡精銳戍之。去其冗濫。此禦邊之要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爲制置河北邊屯使。而滄海以饒。至道元年。契丹以精騎夜薄城。承矩整兵不出。比明。馳擊大破之。斬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丹遁去。已契丹旣輸平。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益設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則曰。通好初。不卽繕完。恐異



時頽圯不復得修將邊備弛矣邊備弛患不可測也  
帝曰善於是允則標里開置廂市邸舍水磴爲深廣  
城增累甃爲高環以溝塹蒔桑麻植榆柳爲阻固修  
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構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  
軍邊益闢而壯初州北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  
堠望十里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  
用是命撤樓夷坑令諸軍圍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  
畦隴築短垣縱橫而地益阻固因治坊巷徙浮圖北  
原上民旦夕得登望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治境有  
隙地悉樹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

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不獨異時爲材木資也諸措

注經遠如此

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張樂飲

不輟副使請救火不答頂更火熄命墜  
所焚物而潛以茗籠致甲仗於羸不決旬成具人無  
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詔卽訊允則對曰兵械  
所藏爲火徹甚嚴而焚又方宴必姦人所爲嘗宴而  
救事或不測故不救也帝曰善戒比舊有甕城允則  
欲合之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  
供器以鼓吹導至祠居人謹爭獻金銀爲祠供居無  
何宣言盜發北州遂移文北界名捕盜而興版築宣  
言以護祠於是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而甕城人得悉  
納城中仁宗時夏元昊反詔西帥具攻守和備四議上  
經畧使范仲淹上議言延慶間有虜界百餘里侵入  
漢地宜可攻軍行宜先布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捕  
虜得精壯者賞害老穉婦女者斬拒敵者殺逃北者



釋勿追。安居者勿擾。得地則興築城寨。留土兵爲守。以高估招商中粟而營田以充之。而計久守。莫利於土兵。蓋土兵諳於山川險易。狎於戎虜。狃於戰鬥。比之東兵。事半功倍。何則。東兵上邊。非特苦星霜之感。兼且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嫠婦煢恤。久則怨起。宜於要害城寨。廣招募以實邊。其東兵願改隸邊者。津遣其家室於緣邊營屯。更免別戍。其邊地所招弓箭手。亦令聚居阨塞之處。則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小至則禦。大至則以次邊軍。可旬呼而集也。敵重兵至。必循大川而行。我駐堅城。明斥埃持重以待之。野無所掠。不數日而困憊。可必。散兵四掠。輕寡執弱。我伏精銳於谷中。時而取之。彼散無所。鹵聚不得戰。深入乎。我出奇以躡其後。惰歸乎。我出兵以徼其弊。此守邊之要也。夫計陝西四路之兵。不下三十萬。則兵非不多也。以備多而力分。在所城守。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壁藏而不敢戰。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卒有點集。動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形。當虜專一之執。宜衆寡之滋。不敵也。且彼客當勞。而顧處其逸。我主當逸。而顧處其勞。誠反而用之。於廊延環慶涇原之間。各選兵二萬。騎兵三千。



爲一屯而各掄將三五人以制之。頒新定陣法練齊以待敵。候其精勇乘敵間輒入。如鄜延軍先出敵太帥來應則退守阻不戰以乖之。伺困弊則環慶涇原之師又迭出以乘釁。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三五年間而橫山之界可盡取也。當是時仲淹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充邊。又修永平承平等砦。招流亡以固邊。而鄜延經畧使龐籍以橋子谷爲西寇所走。集築招安砦填焉。又築龍安等十二城以抗邊。其大者韓魏公琦畫欲隳橫山以規平夏。攬興靈於穴中。語具西夏志。慶州西北馬鋪砦當橋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

之。度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吏士皆不知所如往。至柔遠始傳令告其處。既至而舂鍤版築之用畢。具追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第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乘城而河外果有伏虜。失計去而城成。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矣。判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廢壘。故寬州地也。險可城。詔世衡董其事。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計以爲處險無水泉。



不可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得石。衆懼不泉。又屑石而出之。過數重泉乃沛發。又建營田二千頃。歲收糴其贏。通商畜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於是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安。青澗完而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銀夏矣。而諸內屬羗。仲淹以詔書犒撫。結以恩信。諸羗質子。縱出入自便。羗酋至府。引入屏人。撤衛語。無間。羗人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內地。飛輓大省矣。會元昊圍河州。由間道襲府州。縱遊騎鈔麟州。自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乏絕而勢孤。朝議欲棄之。會張亢以并代都鈐轄守麟州。單騎叩城下。出所授勅示城上曰。我城主也。門啓而入。於是縱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民乃稍甦。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堡。城旁有畦可蔬也。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陀有水泉。爲築安定堡。各置兵守之。出穫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厚。然實驕懦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鬪獻級者。立脫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謀報羗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盍避諸。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然。亢謀知其無備。卽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夏人棄



史下編 卷之十九  
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駝。扼寇所從入。築青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書請增廣堡砦。得益田牧以壯邊。宣撫使仲淹奏請卽任亢就其事。奏可。而經畧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牒止之。亢得牒。輒廢閣。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府牒得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役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劾。詔勿問。自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萬人。而河外爲并汾屏蔽矣。穆寧氏西南去秦川三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氏所輳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適民皆歸之。曹瑋在秦

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閣門祇候劉滬。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收田穀以益屯。涇原師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而趣功。洙怒。械下獄。氏大駭。爲變。朝遣使卽訊。氏請還滬。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滬。權水洛城。然猶以違節制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留葬。祠祀之。自是西邊益嚴。其後二虜旣交好。仁宗崩。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於朝。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請加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



材。敕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較計。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而中祐得譴。則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將人以生事爲能。而邊自此多事矣。宜勅邊吏。誥疆場細故。獨當以文檄徐往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元發知太原。以河東豪意。規邊有警。爲利也。下令曰。謹斥埃。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而下。皆勒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備北。八備西。更休番上。會西人獵境上。邊郡請八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閤爭不聽。卒以無事。省芻粟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元發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所亡失不貲。命部將以兵護遷。令嚴伍。肅寇不敢近。民以完。巴西人得地。則請以緱德城爲比。畫城外二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失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衰不振。靖康中。金虜入而棄河北。再入而棄河東。已遂棄汴。而天子都臨安。視建



康益福復防淮防江防荆襄為偏安計。如異時東晉  
六代為矣。

明興。汎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

成祖即故奠藩地為。今都揭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

三代漢唐宋未有也。辰山負海。固擬於蔽匪。秦太行

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

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為。京師北

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聰言。徙黑峪。巡檢司。隸薊州鎮。

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朵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

為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為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

古所謂渝關也。控遏遼東。為遼陽鎮。又東薄于海。右

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為古燕趙

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

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患特鍾。居庸

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扎

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

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為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

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

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為陝右。陝有三邊。四

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



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旣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虜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衛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于沙磧。

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後虜入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爲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允孤，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爲雲南，古稱滇，南轉爲貴州。又南東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獫狁苗狼，黎輦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然聲罕要束，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梧南贛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于閩，廣漭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瀕，慮獨在備倭。此



國家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初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戍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旣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間皆敵境乞畱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置都衛以馬

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棄弗討則歲久滋患討之則士馬疲耗餽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計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禦滄軍于爲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碁布星列而充國於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槩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智謀勇畧如充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西約五



百里隨遠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率所領衛兵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長之策也

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於是勅後軍都督言曩胡虜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虜遠遁而山海關猶以戍守廢屯田養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譏逋逃而止餘悉令屯田當是時

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邊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固疆圉諭遼東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斯必戍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于天苦同士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衛指揮勅曰南溟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涼指揮勅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羗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甚閔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



羌勞寧夏帥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漠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存問而敕大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與苦甚毋營繕盡其力今役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柰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于鴨綠江皆儲軍糧驛各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觀高麗自古時與中國構兵今遼東糧乏士困儻不卽發沙嶺倉賑必且啓招誘逋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立

營屋以居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又勅遼東守將潘敬業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邊願帥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况中國始寧當養民息兵慎毋妄生事開邊隙令外夷籍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開諭出境會士卒饋遼左有溺舟者

上諭羣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至富饒朕往立行省統焉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餼非獲已中每以爲憂今聞有溺死者爲終



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諸紆意如此當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獯怙阻險時竊發為暴

上遣將往訊輒勅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喙息無為州縣擾可也而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

為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千卓其為萬世式矣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朵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眾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朝廷削王三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大帥兼程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戎使助戰戰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於京甸於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昇三衛夷俾世為外藩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分其衆居苦谿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



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  
號名設衛填焉而時遣親臣大學士榮行巡邊已守  
臣言元孽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命榮馳至陝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  
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餉艱又天沍寒士疲馬  
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

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歸時

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城  
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  
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畀三衛夷遼東西與

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  
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死者降者  
相繼虜僵尸脅息百蠻諸戎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  
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  
又匿不以聞

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  
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視此蓋嚴邊臣蔽欺之  
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  
妨團操請令團操便

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



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畱什之四。天城朔方畱十之三。蔚州畱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重營屯如此。又 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諸附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毋惰。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接。卽寇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守。畫將軍其熟思。益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夷。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嗣西平侯晟請討。

上謂本兵曰。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夷固可以文告下也。乃勅晟責諭夷。夷悔罪而解。

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益驚懼。而

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豈患虜哉。顧獨苦玩慢自隳邊耳。當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

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正統初。天子幼冲。

皇太后倚輔臣經大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



邊遇虜安與

地名

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畱不進

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

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

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卽露章劾

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於是命兵尚

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甘肅閱邊備闕甚莊迺水昌

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埃不飾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

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

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

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

却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埃整部伍申訓練利器

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

選甘州卒五萬畱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

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

千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

貴父子感奮往則遣參將安帥兵由東涼逾白鴉孤

口抵鐵門關爲之援遇虜於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

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

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

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



能訴之

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詔鑄能秩而賜車金綺。從二品祿。時參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勅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驕悍。邊地瘠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圉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領。請致師。閣振欲示威遠夷。於是命定西伯蔣貴

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夷。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用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借令緬甸言果信。具得其首寇。不過獻俘。大廷磔諸市。裒諸道而已。而緬甸蠻必且挾以爲功。將與木邦求麓川地以爲分。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蹉跌。又兵爭方始。皇上慎重死囚。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之心。合而欲得一失地。遠竄之酋。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死地以從



之豈非過哉。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覘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敕尚書驥令思機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燧。修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意外之防。書上。逢振怒。死。制獄中。麓川本僻遠夷。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當盛暑行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戰死。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筭。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闔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諸具狄志中。方

上皇北狩時。虜奉駕至紫荊。至大同。已長驅至京師西北關。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破虜固安。總兵郭登又破之。大同虜北出塞。都御史羅通襲破之。切羊山。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畱邊將守。都城



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相訐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劔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卽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略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散。亭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慎防。繕亭塞。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畱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



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通出鴈門護興。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於臣。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謙諳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

上不許。仍命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師孤矣。命都督安往鎮。遷給事中盛以參政贊軍。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

圃。給將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任戰者。驅之耕。課歲糧。佐興遼。大懽洽。而完當是時。大寧地旣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闖門庭。時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峰密雲白羊諸屯。僅縮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豚而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偃偻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於八陵。爲左腹。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弑其主。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獨議邊大同爲京北巨鎮。爲山西鴈門。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



延安寧夏甘肅。竝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里。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闌馬石。墻。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填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拮

前角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衆雖暴。譬蛇豕投窞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坡。其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鎮守古北口。古北口。遶東都指揮致主之。古北口。遶西都指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團操。便而



謙復爲上言大同府四州七縣民生長邊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謫戍衛所軍苦逃亡卽清勾徒擾况清軍不足因靠損民而大同府州縣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自備鞍馬詭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今大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其原隸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背鄉井之苦家室田作撫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繫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

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行當是時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忘大創焉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竝坐專號令爲越職不法下尚書少保謙糾言昔齊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爲使相者也用平淮蔡

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



紀之司。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如此矣。徵廟畫。無法制主用。豈復有軍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充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住劄。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

為國費。蓋慎防如此。已瓦刺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事下。虜不易。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制爭。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事聞。

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旨下。言邊圉孔亟。不得以微文。裾大將。下御史覈報。召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虜寇甘涼。大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竑督軍。明年參政尹旻以虜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為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來。



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已時也。今陝民疲困已極。不及  
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乏興。雖欲  
久宿師。無絲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置當如  
邊何。莫若勅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防。諸調卒盡撤  
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國初歸附。羗也。處  
平涼固原間。令闢荒穢以居。以畜牧射獵爲生。號滿  
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不  
數月。有衆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  
廣。可容數千人。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  
猖獗。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

都御史馬文升。合勦賊。賊走壁。阻深固不出。伏羗伯  
毛忠。怙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驟退。提督忠親卽陳  
斬千戶以徇。陳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洵洵。欲  
濟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傷害實多。惡盈矣。今  
入山自保。譬虎已投窞。卽跑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仗  
皇威。氣直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爲濟師。且京  
軍脆怯。卽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  
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閣  
學士時毅然任。以爲觀項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  
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而定。賊愛



將揚虎狸者。夜遠汲。被擒。忠攝之。乞宥死。自效。乃假辭。色諭逆順。慰勞之。虎狸請誘使出戰。設伏。當可擒。忠大喜。示賞。格遣去。明日。整師進。滿四果出戰。伏發。就擒。斬虜七千人。

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日率驍將。出劫營。冒陳。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文升頗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乎。凱還。具奏言。固原。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為賊巢穴。為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厝。其間。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為虜衝。宜添設衛。所以填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

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所為。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為國。固套。二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國初。即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慟哭。引去。而套為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冰。東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



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  
 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為內地迨東勝  
 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  
 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矚知河套地肥美時  
 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  
 人為作使因入套遂畜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  
 勦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  
 本根且言秋方熟虜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宜推擇將  
 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  
 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於是自孤山至花馬池

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  
 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  
 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  
 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毛里孩以土  
 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  
 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  
 恃眾強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馳驅不息士馬憊頓此  
 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  
 選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  
 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



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廷議命吏侍郎盛往行視，議方畧上，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亦不可田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而選土兵助之。事復寢。後五年，兵尚書白圭復白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懈虜，且自以爲功，議延綏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面奏。越旣召，而虜擁衆驟渡河。詔武靖侯輔及越刻日行。會侯輔病，越獨將，謀知虜出，它掠遺老弱于

廬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齊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筭。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則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恚猶未懈，再闕再遇伏，乃大慟度河。遼自是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

上曰：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官。



保增俸。掌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償之。不報。後以從大闢。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顧得封威寧伯。崔太史銳歎以爲威寧出奇取捷。慮成而後發。發必中。於邊功固甚偉也。夫忌功媚才。心慘於戈。戰諒矣。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踈。兵少。而套虜數爲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孺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

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觜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疏。撫按分巡官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戢邊。詔兵尚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行



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隘險止籍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濶難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谷堡移芭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饗水堡移黑河山土門堡移十頃坪大兔鶻堡移響鈴塔白洛城堡移鞏營兒塞門

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者合於該交界地柳樹澗瓦剎梁等處各添哨堡於隣近營摘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接環縣隨形勢爲墩臺共三十四座溝墻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臺墩稠密聲執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 詔允行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旣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

金溪曾漢曰按蔡元定言長安龍脉發於崑崙經回黑水綿綿至西橫山始起祖宗轉紮渚澤自西而東盡雍州之境今平涼西靜寧州之北連山



綿亘八百餘里其冢而橫平可以立營衛其西條為西戎之祖其東條為長安之祖四面有建瓴之勢西可以制西域北可以制北狄東可以衛長安周武王之都關中者以山河四塞而以一而東制諸侯也唐末而諸戎據有之宋范文正公主招納叛羌為斬復橫山之謀以斷賊臂故軍中有破膽之謠以議和而廢宋遂不振國朝亦舍橫山之阻而關中不可謂完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下於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為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為邊牆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

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釐陝人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徙實之擇其才子弟為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於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壯實為雄鎮已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為便夫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禦亂得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車戰佐之也大率



以萬人為一軍。車五百輛。十步卒駕之。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而以鹿角又補其缺。器械饒精。不勞而具。合眾對壘。威用自倍。用以持久。伺敵形便。或首挫其驕銳。或尾擊其惰歸。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上。報可下。於是議邊者言戰車。當是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築寧夏邊。邊固完。而馬端肅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撫云。按子俊修築邊牆之說起。先後相踵。備延。緩著論言。自子俊修築邊牆之說起。先後相踵。費財何止巨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其為戰車。費不貲。亦重遲窒。礙不可用。成化中。都御史李賓嘗請製偏箱車。兵部

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小嘗因定襄伯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廢。但以車為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以之造大漠。突厥寇唐。而太宗以之見大捷。如以車為可用。唐房琯有陳濤斜之敗。宋神宗時契丹人寇。取兩河民車為備。沈括以為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時步難進。今不習車戰。久矣。恐一旦。其所以素習。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造車十輛。鹿角又十具。送教塲。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視。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追。既險。邀遮。何以乘禦。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俱講明。以聞。車成。會驗覆奏。言所造車。若對壘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奔逐北。登高致遠。恐難行。

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而近余總兵大猷制兵車。以獨木為輪。人推挽。可上下。塹指揮如意。輔以強弩。神鏡擊。堅及遠。翼以簾。第龍盾。虜弓矢弗及。蓋以馬陵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為備筭。車成。以車百兩。步騎三千。挫虜十萬於安銀堡。

弘治中。朝廷清明。中外大臣皆協心體國。為經



遠計而馬端肅文升。劉忠宣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升具疏。薊宣府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三鎮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臣至數十員。每員軍士役占。並數千人。大半多納月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因以掣肘。乞取回。以靖邊。已。陞平涼廣開城爲固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戎務修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頽薄不治。而虜酋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之議。條三策上。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



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總兵參遊分地駐劄。聲勢連絡。併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埃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鎮。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虜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情歸。然後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則啣枚以劫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

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橫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也。臣非不知來。云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王之得已。然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擒。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出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往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



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以進搗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拾其羸者而戮其壯狡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虜豨突則或爲羽翼或爲後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於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勅兵部詳議亟行已又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

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中巡撫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牆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牆而入戕破內地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不能少



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

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起至寧夏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塞獨興武清水屯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墻易於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踈節被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溝而進開空邊墻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



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百二十步。傍堡於空闊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牆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塹。設治鈴柝。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鋪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牆者築牆。應剗削者剗削。一體修治。務使邊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至若

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旣不嚴。戰乃無兵。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王墳。爲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校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於韋州。操守保障。最爲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不守。乃於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營。被虜攻



圍遂移平虜。由是平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旣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窺之乎。虜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棄之乎。然則河東邊牆墩臺。誠宜幫築。與河西烟火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

不足恤。曰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於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餼。明斥埃。以待虜之近塞。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牆爲言者。受恩深重。自嘗爲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及諸犒賞藥餌。轉運木石。皆精神所注。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修邊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刺阿爾禿廝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有虜始此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兩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或云進幾里扞虜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深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少傅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務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

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修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至邊人稱王於是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總制邊虜近牆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承勛言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卜刺又深入巢西海與倚角為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為最急又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為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繕塞設屯以隔絕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師善



撫之卽屬夷。不善撫卽門戶之寇也。宜謹其銜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趾世子。流寓老樞。異日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皇上覃思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書。專以宜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

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言囊俺答二酋者。業與諸戎解讐結約。頌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遁逃走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爲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



衣服本華人入市屢無間。至乃時時潛入。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刃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有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必於賂。邊備大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

然適保疆圉。能毋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僨。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懲噎過矣。於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淤泥中。而河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



堡溝全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於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夫役聽自至。豐其糧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臺密布。卽所募軍願畱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鄣。時邊備久圯。萬達旣部遣已。尋遣健卒數百。間行察

勤怠。以硃和油。寘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聽効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達察痍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大同宗室充灼。謀開虜。則密授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詔繫充灼。論如法。諜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



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鬪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死得檄卽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總督侍郎曾銑於大學士言僚壻也欲倚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於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筭不能不爲之深慮也自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爲日久矣然正統成

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弘治中我軍猶歲搜套搗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習爲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堂注意修舉亦暫爾彼此強弱盈縮之勢較如而何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諳知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卽師小利尚難其歸倘失鄉導全軍何賴且數萬之衆緩行



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尅日暴糧。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則戰固無定地。定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逃遯。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又數萬之衆出塞。有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卽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愛。有禾黍桑麻業產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故其赴敵。如赴私讐。宜有必奮。然且迫于兵刃。怵于死生。往往退怯。以煩督責。令驅之於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于套。秋冬馬肥爲虜強。則我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不亦肥乎。而乃止於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馬

之具。故其赴敵。如赴私讐。宜有必奮。然且迫于兵刃。怵于死生。往往退怯。以煩督責。令驅之於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于套。秋冬馬肥爲虜強。則我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不亦肥乎。而乃止於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馬



瘦虜強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立異。柰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卽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遜。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選。舉足南向。壕

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則事勢異也。往城諸邊。本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墻。次移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距空套以出。沿河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



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  
徼瞭望哨守不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  
至矣况我邊去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  
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  
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  
可充飛輓難繼此尤所當先序而殫思者也事變之  
來曷其有極孰能逆覩異時者或自相攻擊或荐遭  
疾疫套地之復此其時乎其在斯今獨當謹我塞障  
飾我戎備和我行互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  
也蓋慮事忠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許銑賂宰臣掩敗

冒功議復套搖關中人心逮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  
閣學士嵩深傾之銑坐交結近侍并逮言死西市其  
後虜犯京師退僉都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  
郭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  
虜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拱衛京邑與涿州昌平  
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  
第行如章而薊州置總督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大  
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臣饒則哀幕府諸羨入悉  
歸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  
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



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荆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  
 中權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  
 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  
 兵為外守以便宜為國而好結朶顏諸屬夷甚恩今  
 不為虜使自是虜闌入頗劔當是時尚書博為本兵  
 總督所糺治邊將輒覆可邊將闕即問所當代為誰

遇闕輒補故志行

吾學編四夷考言邊事甚具其畧曰嘉靖元年虜入花馬池掠西

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四年虜數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六年虜再掠寧夏八年十月吉囊俺答數掠榆林寧夏塞總制瓊出兵禦之虜亦得利去十二月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九年五月虜入漁陽遼西塞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十年三月入大同塞九月寇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塞四路

殺掠出京營兵禦之虜去寢師十一月二月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是年虜道松潘漳腦寇四川西境十二年十月虜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破虜斬首百四十四大同軍復叛與虜通發兵討不克十三年閏三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比走虜幾千人七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出青沙峴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勅給事中敷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宥不問十八年二月駕幸承天八月虜入宣府塞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速總兵江桓下詔獄虜入榆林塞殺將宋隆十九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達賊盤據於西海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乞濟師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出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銳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遇婦女輒殺不掠四月風霾下兵部議防邊言官交章劾兵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宣府塞



大掠至蔚州。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昌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雷宣府境內者幾兩月。乃去。撫臣守將竟論功陞職。已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嵐靜交城。諸內地。人不謂虜能至。無防預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得虜掠我輜畜。各買路錢。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虜益無忌。顧山西撫臣陳講。告急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屹塔。侵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温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興嵐交城。平虜。與分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可為避禦。且各賊未遭剽劫。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救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門。為賊首領。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絃轍。兵部不以為意。謾

曰。虜且退。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進軍。又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大掠固原。天孫。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嬖兒。殺吉囊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敘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翟鑾少保。木兵以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璣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十二月。虜大入大同塞。二十年。八月。吉囊先入大同。是月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暉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守禦。禦虜太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放歸田。陳講。史道為民。宣府大同總兵王陞。白爵。僅罷官。鵬。台。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邊臣言虜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五月。時宰惡



鵬直遂會鵬乞兵糧內批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  
 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隅四巡撫五月  
 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防謫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  
 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經朔州破鷹  
 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為兵部侍郎僉  
 都御史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俺答青台吉吶蠟  
 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眾越太原  
 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也時鵬未至我師  
 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賊益深入營駐平遙介休  
 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  
 掠我牛羊衣襪男女迤邐就大營結陳且歸偏帥張  
 世忠等自侯成村起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  
 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力集精騎三千餘合圍  
 世忠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裹瘡下  
 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  
 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這耶復上  
 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眾無  
 援又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  
 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又並死虜又

分掠定襄子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  
 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  
 塞而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兩仍  
 祠祀二十二年八月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塞二十  
 三年春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是秋虜入大同塞總  
 督尚書鵬禦之虜退時虜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  
 仗局習佛郎機鏡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十月虜  
 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鵬及薊州巡撫朱方械下詔獄  
 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  
 張子立謫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二十六年虜大  
 入塞直抵居庸關二十八年虜入宣府大同二十九  
 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陽塞犯京城自是調邊兵入衛  
 京師無虛歲矣先是尹武選郎畊生塞垣習塞事作塞語陳  
 東莞建條邊議而明興忠言嘉謀之臣所籌講畧  
 具塞語凡十篇其畧曰嗟夫由國初至于今虜勢  
 之強弱萬不同矣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而魯台奉款。當是時虜蓋脅肩屏息。而惴伏恐後也。爲中國極盛。已東勝之守內遷。開平之餉道不繼。馬真啓釁。胡騎數臨。虜寢寢強焉。及英皇旋輪。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繕。而脫脫之貢數入。虜貪漢財物。內犯亦希。此又一變也。乃邇年來。吉囊俺答。虜我丁口。登我叛人。衆稱十萬。虜勢勃然興焉。方其始也。有乘屏馬持木兵而陣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繼也。振響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剽掠。然而未攻堡也。故堡而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視我衆蔑如。殿數百騎以羈全營。紛千萬騎以震零。

堡。然所破者。僅百之一二。堡稍嚴而免矣。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破矣。漸知粒食。漸知集衆。漸知貴鐵。又漸知用長。漸廣奸細。而用計謀。是又一大變也。夫過無不攻之堡。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易也。攻無不破之鄉。而鄉敵臺不設。角臺不制也。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日困泄泄也。虜知貴鐵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策間好而離交。以至虜用騎而衆。我用步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虜日擾山西真保。迫



四關廂以搖我而我勒燕然搗賀蘭一不置諸口也  
其大者彼務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威殺專  
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歸於下敗則耻歸於  
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也於戲其亦幸  
而虜志擄掠已也幸而思上國貨貴子女布帛也不  
幸而有志焉則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昔周人之  
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  
驪山而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  
後嗣忽之其禍至天子下殿而魚羊食人唐人之爲  
謀也斥磧北置都護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

二邑而焚宮闕乃宋謀復燕雲城靈武卒輸牋割鎮而  
亡戔矣故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  
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人之形勢燕雲靈武宋人之  
形勢此其體也乃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執  
制變則豈非形執之大同也哉始謀之而強者勝嗣  
忽之而弱者壞必然之理也我國家之都燕也風  
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  
其視東漢宅維已失全險宋指燕雲無限胡之防固  
爲遠過之矣故今邊京後最急宣大次之榆林寧  
夏甘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



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大寧不可悔。則京後重垣宜設也。宣遼不可合。則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也。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築。而京後之防。一不措諸慮。抑又非往事之恨乎。今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戍。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增忻代澤潞之戍。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搖。明者所燭。在未然。况已著乎。故垣宜大是也。堯宣大而拜垣。京後其急也。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

後急其急也。悉力宣大。然且置。京後於不講也。則輕重緩急之間。其失權多矣。曰。然則垣塞古乎。曰。古也。自文王始也。築朔方為軍壘。以扼敵。是也。果若今垣塞矣乎。曰。非也。古扼要已也。古者井田。南東其畝。固險周於天下。故扼要以為塞。自阡陌開。而溝澮蕩然。於是乎變扼要而長城。自始皇乎。曰。何必始皇。周衰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胡秦趙燕之為塞。蓋已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自開闢而來。生民之大害二端。王霸忘其身。以救之。皆歸之築防。禽獸也。洪水也。夷狄也。三者之不害。則垣之力也。故城居避獸也。後以



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今禽獸洪水不害。而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垣也。始皇之城塞也。不失之畫而失之行。非其過爲慮。而過爲之督責也。誠停不急之征。寬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迫酌勢乘便。期以再世。而要於永寧。漢文帝行之。是垣塞之善者也。城孰緩孰急。曰。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臨洮。漢築朔方。誘匈奴入也。白馬邑。而上谷北平。於時爲緩。今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隣矣。故臨洮朔方。覆於今爲緩。而京後最急。慮版築之

屢興也。則寬其他徭。恐三衛之噴言也。則啗以徵土。可築則築。石可斲則斲。磚甃繼施。灰罐必謹。自居庸抵于山海。堡塞相望。而募民實其中。此所當舉。天下之力以從事。與遷都較勞費。而不以煩曠阻者也。今不城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舉爲捕虜。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輦輸遇掠矣。憲臣行部。遇殘矣。如此而猶曰。垣塞無益也。豈不過甚矣哉。然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乘塞非難也。久之難。始秦嘗乘長城矣。而謫戍徧天



下。天下不堪也。嘗乘城謫戍矣。而謫戍無更踐。天下益不堪也。行者無憊息之所。負者無息肩之望。又居者無免籍。而往者無還期。非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亡乎。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充謫戍。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者。知民情也。曰。秦之城與今異。其戍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今爲今謀也不難。何也。昔秦旣一天下。天下黔首引領而覲休養。匈奴遠塞無虞。劉之迫也。乃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謫戍以戍。轉餉以給。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垣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盡。羅絕

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動太衆。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而君爲之不舉。明非其得已也。乃長城之役。與五嶺之戍。阿房驪山之役。一時而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則不然。醜虜跳梁。曲在彼矣。邊民荼毒。其患切矣。國家自三駕而後。休養生息。且二百年矣。自天子以至度支。憂念之已深矣。無得而非其上。也。故今之城也。與秦異。夫漢徙民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又徙而實邊。邊土苦惡。當徙者。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實難。一旦置之荒墟。而責之捍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倉廩未實。徙口盛而轉運益增。



始憂坐食。繼憂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當贖者。必相繼逃亡。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下近京師。於郡國無異。塞垣既成。緩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稱樂土。人多而苦無田。有募輒集。不必冬夏衣與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嘗揭家而耕塞田矣。况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為漢謀難。為今謀不難也。嘗為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既更而無堡。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

去不三十里。堡為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春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廛。統之以一將。將為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番休。馬卒遞邏徼。彼此左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而堡居者習技擊也。有警則番上者為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番下者又登。則役不疲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畱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既畱而復令于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



夫人情所不能絕者嗜慾所甚趨者利也歲月乘塞不數旬而處室有不願携室者乎歸不數旬而往有不願畱者乎既增室養又給冬絮移額廩已又有田以爲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釁吾工役息而戍以其情行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爲秦謀募郡國之人吾卽募塞下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非難則塞可城而乘塞可久也昔晁錯畫禦戎之策終之卒服習矣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由黃帝而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息者吾知之寅而

集辰而罷金鼓填然也旗幟翩然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比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故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曾是以爲練息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穀弩之士某也習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



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舉而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之。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諸理。曰。會律文也。于是某奪祿。某贖金。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吁。令不足信也如此。是教將校法耶。故嘗爲之畫。曰。將授之兵。則練習之政。宜一委之將。期使之耳目心志一而已矣。金鼓坐作進退一而已矣。賞罰一而已矣。不必日暴之日中而飢疲之也。將一日與執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與司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

可教者而更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若諸技擊者。適野。試亦如之。技擊者。若諸勇力者。又遍矣。由是某也。良。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拙疾。與其器之良稍良。將無不心具之。問其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兵以是爲式。是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謂教將。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是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陳治安議。議邊亦十條。修戰車以當虜騎。一。設強弩以輔戰車。二。省騎兵紆軍民。三。重勸賞以墾屯田。四。因屯田以制邊縣。五行。



經界以寓地網。六。繁林木以資扼伏。七。募驍勇以習  
斫營。八。明賞罰以振國威。九。重委任以責成功。十也。  
其畧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漢衛青出塞擊匈奴。  
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晉馬隆擊鮮卑。造偏廂車。作木  
屋其上。轉戰千里。唐馬燧鎮河東。以後狃冒戰車。行  
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用破田悅。皆其效  
也。自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而魏之武卒。以操  
十二石之弩爲中律。晁錯亦以勁弩長戟爲中國之  
長技。至歷代以勁弩用兵制勝者。尤不數。蓋射擊及  
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而制突。固非弩不克也。

胡莊肅松言。沿邊故有戰車。重大難推移。近潞安制  
車。上可安弓弩。神鎗佛郎機諸械。下可載糗糧衣物。  
卽遇險阻。又兩人可昇以行。寧夏車。面以一牌以衛  
人。箱橫兩鎗。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面。下拴二木。止  
則爲車前脚。行則以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  
豎。車近身爲繩袋。裝什物。入夜下營。則環列如城壘。  
人馬不得近。列陣則爲如意車。外以旗旄垂之。擅幕  
軟牌爲衛蔽。其砲弩車。當陣門。置床子砲其中。兩軍  
相近則發。相迫則刀斧手突出。相搏則出騎兵。分嚮  
掩擊之。勝則拔營追襲。少却則入營稍憩。蓋於進退



戰守爲俱利。而又省芻秣載糧餉爲益也。以臣所見。揆臣所聞。計莫若多造戰車。廣置火器。強弩便蓋。虜善馳突。常以驍騎蹂我軍。我軍不能支而蹶。惟車能捍禦。而陣不爲之動。又多制強弩火器以輔之。此我兵長技。今日所宜先者也。昔秦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并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大。盡太倉之積。輸西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始秦之地利盡。而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力。而後之兵仰給於管也。漢黽錯趙充國之畫可覆矣。唐李泌陳屯田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

一千萬。夫泌重華所營。今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充國所屯。今甘肅地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爲邊者。莫營屯若矣。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急起科害之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永樂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閒之處。許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種。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勸於耕。就耕者衆。而邊土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矣。合數縣爲郡。則大郡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之。什伍其民。使習兵戰。以



備捍禦諸上供歲賦一切蠲免則藩籬成而邊圉永固。宋滕甫馬端臨所謂家使爲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此其道也。議出丘文溝濬胡端敏世寧况今

京師北莫經費仰於東南雖使力耕常稔而東南卑濕滄瀾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必倍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復冀再歲失收憂必及之故冗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南以爲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議出陸侍郎深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而陰寓守國之意也中原平行而溝洫阡陌連絡乎其間令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鑿渠濶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曰地網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令田者里共濬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宜之木如棗柿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大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斥埃在叢林之外兵車伏叢林之中前險後枕莫非阨塞敵雖強何施將田者



安釋而田疇益闢戰者不衄而士氣益奮故絜勞費則省於城城而功倍之語形勢則壯於十萬師而險加之患玩愒弗爲耳乃渾蔚諸州林木故茂密者以薪芻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嗚呼其亦不思也哉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爲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爲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罰于社予則孥戮女蓋其嚴也先朝敗軍法重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旌旄自若也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爲欺欺蔽者死今任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曰回

營身故本敗失也曰走死官馬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不以聞者矣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乃視爲棄核而啗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獻俘上之闕下不知其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老羸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



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國家自設有邊關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鎮巡，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勩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指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致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場鞠爲蓬藿，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詬。出胡莊肅奏議則是朝廷賞罰不能嚴之於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行之於

士卒，禁網嚴密於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於邊境之間，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鬪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取級者也。又往往以爭級躁踐爲敵敗，而所取者級，又獨爲勢要資，且所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虜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真賊甚難，而賊良民甚易，故今兵功不一二，而冒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輒喜。



而何暇復辨其真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卽得官世襲。極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於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人之大恨。戰之大患也。夫戰不正勝，期於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曰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謫戍虜入境，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趣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爲得策，墩堡殘破，人畜屠掠，惟上下相隱以避文，謂宜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兩

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卽無級不坐，而特深擁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具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卽與給賞。其三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匿冒功賞者，卽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議出胡莊肅松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於境上，至重矣。謂宜慎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共推者以充，可也。而今所擢用，柄臣親昵者，避之勿推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每遇員缺，或取諸踈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心以爲彼在



廢閒在踈遠而吾舉是以投之彼無所歸怨而在廢閒踈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於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罰不能自決繕修不能自制芻糧不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勒之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擿決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徭皇求哀延頸企踵而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屑以也故爲督府者認認然結疑慮之懷而操憚事之念獨日夜掎剋日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陟而莫遑其他彼其視地方曾遽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一心勞來安

集爲 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紀綱日壞邊防日隳驕伍日橫夷狄日肆而後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鎮守惟其才母格以資母以貴近而不敢推母以疏遠而不得推如宋推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而加秩賜金以厚慰其意而戒言官毋妄糾論以壞其成此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爲 國家扞衛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充又至重任矣而差文



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已又設總督都御史矣。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於是爲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逮於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控制之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於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旣西而調之東。世久承承。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其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

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卽有失利。庶幾桑榆。諸邊密邇。京師。且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洶洶。旣從而撥置之。又從而詬病之。卽有衛霍。何以自堅。卽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聞。而誰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自今總兵缺。於指揮而上。及叅將慎選之。惟其才。毋格以資。重其事權。假以



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親。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既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已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邊者。孰不曰。練邊軍。而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集。則力自屈。法忌之矣。國家備邊。

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卽虛耗尚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五年。寧當憂虜哉。而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鎮之中。關營城塞。不下三百餘處。總副叅遊提調官。不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在。是則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况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



於擺邊何也。散而不聚也。且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儘總督爲之奉。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叅遊。是督府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也。其叅遊衝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量留兵百名爲督府衛。餘皆聚於一處。擇一總兵官久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戰。步戰。騎戰。更番練訓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其騎卒馳之。其哨守探報皆於營中輪沓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於是連十鎮之

兵爲搗巢之計。令其大創不敢側目而南視。斯練邊軍策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練土著則必捐燕代一方以與之。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之矣。設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平則都城斷臂矣。屯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以爲不如令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盡輸之府。擇一武畧忠力之臣任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之。又申保甲之法於農隙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各備器械。具糗糧團練於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爲先鋒。而保甲爲聲援。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虜



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卒。以捍四方。宜無不可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沿邊之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道也。臣聞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投搶虜。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賊爲利者乎。徵兵滿萬。不如名寡數千。誠確言也。出吳給事時來奏議邊議雖詳。要之以廟勝爲本。

國初。雲南最險遠。最後服。諸平定。自黔寧王。因總兵填

其中。貴州有鎮守總兵。成化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叛。督軍討平。自程尚書信。徙瀾州衛。置太平長官司。分其地。隸永寧。芒部而定。貴州黑苗叛。將軍討平。自都御史鄧廷瓚。設都勻府。獨山林哈州。清平縣而定。荆襄有流民之變。綏定安輯。自右副都御史原傑。設鄖陽府。設諸縣。設行臺。撫治之。而定。語具土田志中。而廣西大藤峽蠻出爲寇。雷廉高韶肇。咸被其患。遣都督同知輔。總兵僉都御史雍。贊理軍。討之。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請分江西軍。從游擊將軍。自庾嶺入廣東。捕逐。而大師從湖廣



入廣西困之。雍曰：不然。兵散而為奇，聚而為正。今兩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則其本根也。今釋本根不急，而趨其末，與剽虜團走，謬矣。今惟當全師鼓行抵桂林，南可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定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使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豈必逐哉？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故貴拙速。又焉事困？於是督諸道兵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峒，而賊走桂林。攻修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并力大藤。大藤峽險甚，且中多積粟，或難其攻，請困之。雍曰：峽周迴且千里，而欲以數萬人圍之，不足。適老師而匱財，今修荔已平，賊

膽墮矣。此破竹之勢也。於是親擐甲督戰，四面攻，士魚貫上，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遣奇兵從間道驟感之，竟蕩其巢。磨峻厓曰九層樓者，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以紀功。其後都御史陶魯平後山，置從化縣，平陽江，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置新寧縣。他平潯，梧州，江田州，皆躬親擒撫，保障兩廣者四十年。魯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半年調兵，食賊備嚴，若遠遁，即寢兵，盜稍懈弛，備或遁久，不得還，或出剽歸，即數路並進，亟掩之，往往不戰而殲。每兵行，署檄封付，裨將曰：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既至，則數路師已畢會，故魯所征盜，盜無能自脫者。而兩廣大安，民稱為三廣公云。弘治中，贛盜作，巡撫都御史林



俊言。臣聞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以天下言。中國近而外夷遠。故治詳中國而畧外夷。以一方言。內地近而邊境遠。故治詳內地而畧邊域。蓋詳可以制畧。而畧不可以制詳。則體勢然也。江西原無專設巡撫。後因南贛二府。與湖廣福建廣東三界連。流賊四剽。出沒莫制。設都御史開府以填之。職專疆場。非若巡撫之爲職。諸吏奸民隱錢穀刑名。農桑學校。皆其治之詳也。前此江西賦役。韓雍閔珪均有可觀。則巡撫之效也。後此贛州支分。金澤可觀。則提督之功也。其後改江西巡撫。仍督南贛。立見踈脫。此畧不可制詳之

明驗也。三省流賊出掠無時。而撫臣開府南昌。相距千百餘里。聲息往反。動經半月。臆度懸處。豈能盡中。况欲旁州僻邑。歲時週歷。宣上恩。懲官邪。親問民所疾苦。不已難乎。臣觀湖廣鄖陽。控河陝諸胡。與湖廣巡撫不害並置。伏乞南贛都御史。專令提督廣南。雄江西贛南安福建汀漳諸軍務。與江西巡撫並設。便奏可。而汀漳諸溪峒盜熾然起。不可制。都御史文森稱疾。避不前。兵尚書瓊劾罷之。薦太僕王守仁。以僉都御史。往蒞鎮。時虔鎮西有桶岡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泃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川。與漳南諸逋



寇並阻險。爲民患。大者至僭王號。肆攻剽。不思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軍以勦之。不能難。則主招。又不效。於是三省夾攻之議。守仁未至鎮。卽疏言。盜賊之日滋。由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陛賞諸格。各有差。夫賞罰之科條具備。人宜競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對敵之時。賞

格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贛之禍亟矣。脫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搗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



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嘯聚因之。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苦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由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弗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可。由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妨國計也。惟陛下詳擇。詔改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軍頗輯睦。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其銳以掩賊不備。

亦何詐不克乎。今曠日久之矣。賊懸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候土兵之集。下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於無窮。於是宣言犒衆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以填之。而定會湖廣請夾攻。



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爲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爲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桶岡。必觀望未爲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分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駭。而大師至。開塹設埃。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升絕巘。草茅臥幟。伏而待。厥明。師至險。賊前鬪。則

舉旗焚燎。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霧雨。則休兵。命間前覘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往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方猶豫。則我師已入鎖匙龍。趣出降。



矣。於是諸道軍冒雨畢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義縣。及茶寮隘。上堡鉛礮長龍。三巡檢司而定。池仲容者。涪頭劇盜也。僭號張官。爲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則謾曰。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恐以夾勦。又謾曰。夾勦軍來不速。至不畱。畱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恐涪賊乘虛出爲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弟陽受招。及桶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欲相圖。嚴爲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名宴犒。內伏甲殲焉。而是夜親率師走

三洲。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迹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是役也。鎮守太監畢真。與近倖計。請監軍兵尚書瓊曰。兵忌遙制。令南贛用兵。而需謀於省城。卽事去矣。惟省城有急。聽南贛策應。便得無遣。於是事底績。而寧藩用平。本瓊省城策應。畫也可謂廟勝矣。先是成化初。刑主事汪俊言。臣生長廣西。熟諳土俗。大都境內。猺獞多而居民少。非其種。世相統攝。終莫之能服也。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用土官世守。遇警聽調。使懷德畏威。其他種以流官兼管者。類反側多故。今宜委附近土官管



東或別立司府。推種人衆信者。授世襲長官。從其俗。靖之便。後時酌行。嘉靖初。田州岑猛。以數調有功。頗縱暴。兩廣總督姚鎮計殺之。因請設流官治田州。而州人大懼。其部酋盧蘇王受。乃通交陞。擾滇南。念欲復岑氏而亂。鎮劾致仕。於是起新建伯守仁。行視師。守仁具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此者。則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也。蓋兩廣軍門。專爲諸徭賊流剽而設。權專且重。誠日振其威猷。於諸蠻乎何有。乃政日壞。而將圯。士頓也。一旦有警。則必倚調土達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得以

憑怙兵力。而日以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與焉。於是怨憤日積。徵發愆期。比其久也。卽調發有不時至者矣。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益梗。撫之益疑。凌遲至于今日。則名以叛逆。征之而已矣。且猛父子。旣已戮死。亦足暴揚。乃猶窮迫必死之寇。動搖窮苦之民。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今日。故臣竊以爲當事者之計過也。且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今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較然。况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



年反者數起。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  
憂勞。爲之征伐。浚良民之膏血。以塗之。亦已惑矣。臣  
觀田州切隣交趾。徭獞盤據。動以千百。竊伏孰計。必  
存土官。籍其兵力。爲中土之屏蔽。非必盡勦其人。改  
土設流。以自撤其藩籬也。奏上。兵尚書王時中持  
不可。

上曰。兵難遙度。守仁必自有見。聽便宜行。於是守仁令  
撤調集防守之兵數萬。惟湖兵數千。阻道遠。獨留。蘇  
受等以兵久固困。又素懼新建伯威畧。丐更生。於是  
諭以 上威德。聽免死。而蘇受率衆自縛。詣師降。守

仁曰。朝廷旣赦爾等之死。義豈復失信。但爾等擁  
衆負固。雖蠢然畏死。而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  
之民。不示罰何懲。於是下蘇受于轅門。榜之百。曰。今  
宥爾一死者。朝廷好生之大德。我等必杖爾示罰  
者。人臣執法之大義也。於是乃解縛。而二酋稽顙聽  
令。乃具疏窮兵十害。招撫十善。及當事欲勦者之情。  
二幸四毀。以上疏畧言。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曰。惟亂民。今天下郡邑有  
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有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  
氣稟物類之不齊。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



國史綱目卷之十九  
九十八  
宜要在各得其所而已。臣以迂庸，繆當兵事。陛下假以便宜聽之，招撫賊平之後，又諭令議設流土官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初未嘗有所意必也。今議者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此皆拘攣之見，苟避形迹，毀譽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蕩，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承制會鎮巡等官議，設土官以順其情，分土日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繩以漢

法。是羣鹿麋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罅，俎翻几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性。今仍土官之舊者，順之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墻墉之限，豨豕童牯之道，終必奔竄，而無以維繫之。今分立土目者，限之也。豨豕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不以流官填于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高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特設流官者，守之也。議詢僉同，敢具述上清，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州吏目，待有功漸



陞爲土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等土目爲衆所服者。世守之。而特設流官知府馭焉。便。報可。而思田大定。時八寨賊自國初韓都督觀圍困來。百十年。斷藤賊自韓襄毅勦撫來。亦已百十年所矣。益生聚。爲流劫。文成以思田新附求自效。而往所調湖廣保靖之軍。當罷遣歸。乃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祜。出不意勦之。擒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不知有兵。

時忌者尼其功。詹亨霍翰學士方獻夫疏言。臣等皆

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前蒙聖明特起守仁。臣等竊謀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月。而思恩叛矣。弔若賊。出圍肇慶。

殺數千家矣。守仁乘此大敗極敝之後。承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亦且曰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官揚聖德。遂致兩府頑民。稽首來服。是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廣西在萬山之叢。民三賊七。柳慶諸賊。猶時徂征。若八寨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賊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帝萬計。鄰近流賊避兵者。投入其中。是八寨者。四方悉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入寨之羽翼。廣西有八寨。猶人有心腹之疾也。守仁沉機不露。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是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之用。兩得之也。竊考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因歸師以討逆。無糧運之費。四。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極惡者先誅。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六。合數者。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七。韓雍雖平斷藤。旋復有賊。實頃時未及區畫。爲經久之圖。賊復



據為巢也。而守仁徙建城邑，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不能為變。八也。議者曰：守仁奉命撫剿田思，不剿田州，則已矣。遂剿八寨，可乎？傳有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而輒興功，可乎？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夫平八寨，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遁逃者未及殺也。侯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完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豈不敗乃事哉？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勸。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重輕哉？第恐有功之人，視此解體。方平思則在外撫臣，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

時議者請增調兵助防守。文成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徭既勦之後，有司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不服其心，而欲藉兵力威劫以為可久，則亦未矣。調來客兵，其心憤怨，不肯為用。

供億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不有。就居民間，騷擾濁亂，將無抵極。困頓日久，資財耗竭，是欲以衛民而反為民苦。欲以防寇而反招一寇，適自弊之道也。夫柔遠人，撫戎狄，而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于一心。凡舉大事，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覺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行府縣正官，必親至各徭傍，近良善村寨，加厚撫恤，使為善者勸，而不肯



與之連比。則惡黨孤。而其勢自定。而清查占田。開立里甲。以息後日之爭。諸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又加意行十家牌法。爲制軍之實。而近取武靖土兵。屯營城邑。毋與民雜處。分休番上。以爲防。張弛時措。實有其文武矣。嘉靖末。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爲亂。詔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剽江閩間。至賊憲臣守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贛將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計哉。乃具言。璉

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穩。下今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叛卒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建間。聚不散。且熾。胡莊。蕭公松。撫江西。請合勦。浙都司從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虜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飢疲不能軍。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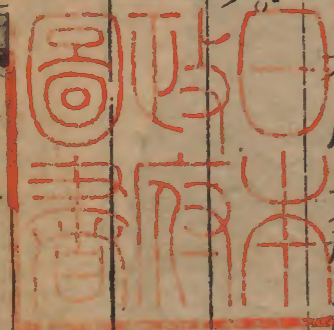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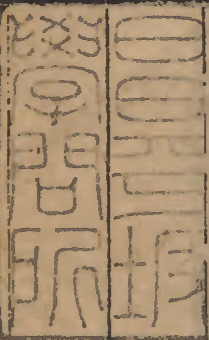
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北。夜脫戎服。釋兵仗。爲賈人裝。乘黑奪船。欲入湖出江。而莊肅所密伏舟師。扼之湖而殲。是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以爲伏。一舉而殲之。固得筭多也。當是時。廣瓊州府邊山海。而海中黎姆等山。爲生熟黎人所居。倚幽巖爲暴。永樂中。御史汪俊民請命熟黎峒首歸化者以官。而諸峒奉約束。順附。惟生黎不數十歲。輒亂。亂輒勦以爲常。至是大猷言。生熟黎並居瓊海。四州十縣中。與吾治地魚鹽米貨相通。鷄犬相聞。雖有高峻嶺。而出入往來自有坦道。居處耕作自有場坵。

固非深巖阻固。可依負爲暴。不可制者也。方我兵未集。黎下瞰城府。於出掠固便。而我師旣集。千蹊萬徑。皆可適其巢穴。亦無不成之功。乃於區區一島之地。強分夷夏。置之於衣冠禮樂之外。俟其爲亂。然後從而殲之。能上首功數千於賊勢。方張之餘。而不能駕馭變化。一遺黎於摧敗之後。能捐大征之財數十萬。於黎未平之先。而靳惜經畧之費數萬。於善後之際。亦已過矣。今誠能據其遺地。移吾兵民。與遺黎雜居。建城郭。設墟市。以漢法因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矣。都御史必進曰。善。大猷乃單車入峒中。與



南史下紀 卷之十一  
黎人約法。恩意惻怛。黎人爭持牛酒勞之。圖像佛祠中。呼俞佛子。黎以靖安約之。辰常川貴間諸溪洞險深。易爲變。廣西當嶺南右徼。視東道特曠。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時破殘難言。烏蠻阻四川東南。西蔓于蕃。簇烏蒙烏撒。皆諸府。頗內黨構。宜有機權。令之內携雲南沅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號強獷。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貴州壤地連錯三省。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訌。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國初時分其地。隸川湖雲南。令疆裂圻拆。蓋一道也。夫西南夷至衆。而種頗內

屬。國家用爲扞蔽。內省屯戍。外禁侵軼。故第以漢官命之。非純用漢法治之。誠寬之也。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狺狺之爭。兩不相下。必且相屠。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則一介之使。咫尺之書。之任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惟終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所謂舛也。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兵患弗彊。彊亦有道。大都在調劑其獍鷲。無輕用兵。



秣陵

王其玉校



